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史部·大唐西域记

(上)

李 雯 主编

目 录

大唐西域记卷第一	1
从阿耆尼国到素叶水城	1
阿耆尼国	1
屈支国	3
跋禄迦国	8
凌山及大清池	9
素叶水城	10
窞利地区	11
窞怀利地区总述	11
千 泉	12
𠵽逻私城	13
小孤城	14
白水城 恭御城	15
𠵽赤建国	16
赭时国	17
怖捍国与𠵽堵利瑟那国	18
大沙磧	19
飒秣建国	20
弭秣贺、劫布	21
羯霜那国	23
睹货逻国故地	24
睹货逻国故地总述	24

𠵼蜜	26
缚喝国	29
锐秣陀国与胡𠵼健国	33
𠵼暖刺健国	34
揭职国	35
梵衍那国和迦毕试国	36
梵衍那国	36
迦毕试国	39
大唐西域记卷第二	50
印度总述	50
滥波国、那揭罗曷国和健驮逻国	70
滥波国	70
那揭罗曷国	71
健驮逻国	77
大唐西域记卷第六	94
从室罗伐悉底到拘尸那揭罗等四国	94
室罗伐悉底国	94
劫比罗伐𠵼堵国	106
蓝摩国	117
拘尸那揭罗国	123
大唐西域记卷第七	135
婆罗痾斯国、战主国和	135
婆罗痾斯国	135

大唐西域记卷第一

从阿耆尼国到素叶水城

阿耆尼国

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旧曰焉耆。）

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服饰毡褐，断发无巾。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

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旧曰龟兹。）

【译文】

离开以前的高昌国境，距它最近的国家是阿耆尼国（旧称焉耆）。

阿耆尼国东西有六百多里，南北有四百多里。该国大都城方圆六七里。四面都环绕着山，道路艰险，容易防守。小溪、河流在境内纵横交错，人们引水灌溉田地。土质适宜于种植糜黍、冬小麦、香枣、葡萄、梨、柰等作物和水果。气候温和条畅，民风淳厚质朴。所用文字取法于印度，稍微有

增加或减损。服装衣饰都用毛皮做成，头发短，根本不用巾帻。货币有金钱、银钱、小铜钱。国王是本地人，勇敢却少谋略，喜欢自吹自擂。国家没有纲常法纪，政治松弛颓弊。境内有佛寺十几所，僧徒有二千余人，研习小乘教的说一切有部。经义戒律仪式等都仿照印度，所以研习的人都直接研读印度原文。信徒们遵行戒律规则，洁身自好，勤奋自励。但是食物中可杂以三种净肉，因此还停留于粗浅的渐教阶段。

从这里向西南方走二百多里，翻过一座小山，渡过两条大河，向西抵达一片平原，再走七百多里，到达屈支国（旧称龟兹）。

屈支国

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匾也。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翫，人以功竞。

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忧戾难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闻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王欲终没，鞭触其耳，因即潜隐，以至于今。城中无井，取汲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生子骁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城今荒芜，人烟断绝。

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怛厘，而东西相称。佛像装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甚为勤励。东照怛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内，举国僧徒皆来会

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

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养，久而弥敬。闻诸先志曰：昔此国先王崇敬三宝，将欲游方，观礼圣迹，乃命母弟摄知留事。其弟受命，窃自割势，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谓也？”对曰：“回驾之日，乃可开发。”即付执事，随军掌护。王之还也，果有搆祸者曰：“王令监国，淫乱中宫。”王闻震怒，欲置严刑。弟曰：“不敢逃责，愿开金函！”王遂发而视之，乃断势也，曰：“斯何异物？欲何发明？”对曰：“王昔游方，命知留事，惧有谗祸，割势自明。今果有征，愿垂照览！”王深惊异，情爱弥隆，出入后庭，无所禁碍。王弟于后，行遇一夫拥五百牛，欲事刑腐。见而惟念，引类增怀：“我今形亏，岂非宿业？”即以财宝赎此群牛，以慈善力，男形渐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宫。王怪而问之，乃陈其始末。王以为奇特也，遂建伽蓝，式旌美迹，传芳后叶。

从此西行六百余里，经小沙磧，至跋祿迦国。（旧谓姑默，又曰亟默。）

【译文】

屈支国疆域东西一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大都城方圆十七八里，适宜于种植糜、麦，生产粳稻，出产葡萄、石

榴，盛产梨、花红、桃、杏。矿产有黄金、铜、铁、铅、锡。气候温和，风俗质朴。文字仿效印度，略有改变。音乐舞蹈在各国中是最擅长的。服装衣饰多用彩绸、毛布、头发短，系巾戴帽。通用货币有金钱、银钱、小铜钱。国王是本地人，智力平平，缺乏谋略，受制于权臣。该地风俗是生了小孩，就用木板将她的头夹住，让头形扁薄不圆。境内有一百余所佛寺，僧徒有五千余人，研习的是小乘教的说一切有部。佛教经义和戒律礼仪，都仿效印度，研读的人直接阅读印度原文。僧众还拘泥于渐教阶段，兼食三种净肉。研习者大都洁身自爱，沉迷于佛典，互相以修行的功效竞争。

屈支国东部有座城，城北面天祠的前面有一个大龙池。龙常变化成马，与母马交配，于是产下龙驹，性情凶悍猛烈，难以驾驭。龙驹的后代才能驯养驾驭，所以该国多出产良马。我听这里的老人说：近代有一位国王名叫金花，政治清明，感动了池龙来为他驾车。国王临终前用马鞭碰触龙耳，龙便钻进水里，至今未再现身。城中没有井，人民都汲取池水饮用。龙变为人形，与众妇女幽会，生下的后代骁勇无比，走起路来象马奔跑一样快。象这样龙的血统逐渐扩散，当地居民都是龙种，依仗力大作威作福，拒绝服从国王命令。于是国王招引突厥人杀进此城，无论老少，一律杀戮，无一幸存。该城现在一片荒芜，杳无人烟。

荒城以北四十多里，与山谷相接之处，有两座佛寺，都叫昭怙厘，中间隔一条河流，东西相对。寺内佛像装饰精美，巧越天工。僧徒洁身自好，谨守戒规，勤勉事佛。东昭怙厘寺的佛堂中有一块玉石，面宽二尺多，呈黄白色，形状象海蛤。石上有佛足踏过的印迹，长一尺八寸，宽六寸多。

每逢斋日，则光芒耀眼。

大都城的西门之外，道路两旁都有站立的佛像，高九十多尺。这些佛像的前面，建立了一个供举办五年一度大会的会场。每年秋分前后数十天内，全国僧人来此聚会，上自君王，下至平民百姓，全都暂时放下世俗事务，沐浴更衣，虔诚吃斋，聆听高僧讲经说法，日复一日，乐此不疲。各个佛寺都将佛像装饰得极漂亮炫目，缀上奇珍异宝，披上彩绸罗衣，载在车上游行，这种活动称为行像。数以千计的车载佛像云集于会场。通常在月半和月底，国王和大臣讨论国事，向有道高僧访求意见，然后通令全国。

从大会场向西北方走，渡河便抵达阿奢理贰寺（唐语谓“奇特”）。庭院殿堂宽敞明亮，佛像雕饰精美。僧人严肃认真，遵行戒规，勤勉努力，从不懈怠；个个都年高德劭，博学多才。远方俊杰仰慕其学识风范，纷纷前来。国王、大臣、官吏、平民、豪右大姓，无不供奉衣食住行，时间愈长，敬意愈增。我听年老长者说：“以前，此国已去世的国王崇信佛教，想要云游四方，瞻拜佛祖遗迹，于是委托同母之弟代理国事。胞弟受托之后，暗自割去阴茎，以防患于未然。他把它封在金匣内，呈献给国王。国王问道：“这是什么意思？”王弟答道：“陛下返驾的那一天，才可打开它。”国王便将金匣交给主事官，让他随军掌管保护。国王回宫之后，果然有人造谣诬陷王弟说：“陛下命他监国，他却淫乱内宫。”国王听后大怒，马上派人叫来王弟，将要对他处以严刑。王弟说：“如果我实有罪责，我绝对不敢逃避，只是希望陛下打开金匣。”国王开匣察看，见是一段阴茎，于是问道：“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你想说明什么？”

王弟答道：“当初陛下云游四方之前，命令我留守代理国政，我担心日后会有谗言之祸，于是割下阴茎以表明自己清白无辜。现在果然有了铁证，还望陛下明察。”国王听后万分感佩，对其关爱之情更加浓厚，允许他自由出入后宫，不加任何限制。后来王弟在路上遇到一位男子赶着五百头牛打算去阉割它们，他见此深思自己的命运，物伤其类，更觉悲哀，想到：“我如今身残，难道不是前世业因所致？”他随即支付财宝将这群牛赎了下来。其大慈大悲之心引发了无比威力，致使阴茎复生，因此他不再进入后宫，国王对此大惑不解，向他询问原因。王弟便讲述了事情始末。国王认为这件事很奇特，就建造了阿奢理贰寺，表彰王弟的德行和佛力的盛大，使之流芳后世。

从这里向西行走六百多里，越过小沙碛，便抵达跋禄迦国（旧称姑墨，又称亟默）。

跋祿迦国

从这里往西南走二百余里，翻过一座小山，渡过两条大河，向西到达一片平川，再走七百余里，就到了屈（屈勿反）支国（旧称龟兹）。

跋祿迦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气序、人性、风俗、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细毡细褐，邻国所重。伽蓝数十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译文】

从这里向西行六百余里，经过小沙磧，便抵达跋祿迦国（旧称姑墨，又称亟默。）。

跋祿迦国的疆域东西六百多里，南北三百多里。大都城方圆五六里。该国土产、气候、居民性格、风俗习惯、文字法则，都与屈支国相同，语言稍有差别。生产的细毡细褐，深受邻国喜爱和看重。境内有数十所佛寺，僧人一千多名，研习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凌山及大清池

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

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汨潏。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

【译文】

从跋禄迦国向西北走三百多里，度过多石沙漠地带，到达凌山。这里是葱岭北端，河水大多向东流。山谷常年积雪，春夏依然冰封，即使偶一融化，旋即重新结成冰。道路艰难险阻，寒风凛烈，常有暴龙之灾侵犯行人。途经此路的人，不能身穿红衣，手持瓠杓，大声呼叫。如果稍有违犯，立即有灾难降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碰到此情形的人丧失性命，难以幸存。

在凌山中行走四百余里，到达大清池（或称热海，又称咸海）。大清池方圆一千多里，东西向宽长，南北向狭窄。四面环山，许多河流从山谷间流下汇聚在这里。海水呈青黑色，味道又咸又苦，波涛浩瀚，浪烈水急。鱼龙混杂相处，时常有灵怪出现，所以往来旅客无不虔诚祈祷以求福佑。海中水产虽丰富，没有人敢捕捞。

素叶水城

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

素叶以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

【译文】

从大清池向西北行五百多里，到达素叶水城。该城方圆六七里，各国商胡杂居于此。土质宜于种植糜、麦、葡萄，树木稀疏。气候严寒多风，居民穿着用毛毡、毛布制成的衣服。

素叶水城以西有几十座孤城，各城都有首领，虽然不相臣服，但都隶属于突厥。

窳利地区

窳利地区总述

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窳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毡褐，衣皮毳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缿采络额。形容伟大，志性惶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

【译文】

从素叶水城到羯霜那国之间的地区称为窳利，这一带的居民即称为窳利人。书面文字和语言，也用这一称呼。窳利文起初字母并不多，只有二十几个，但是字母间互相组合，衍生的词汇逐渐增多，稍微有些文字记录；文书竖读，师徒依次传授知识，从不间断。服饰为毛毡，粗毛布、毛皮、细毛布，衣裤都很窄小紧身。头发剪得整齐，头顶裸露，或者全部剃光，用彩色丝带装饰额头。窳利人身材高大伟岸，但是性格胆怯懦弱，风俗浮华，人情浅薄，行事多施诡计讹诈，大都贪财，父子之间也计较得失，钱财多者便尊贵，门第高贵与贫贱没有差别。即使拥有百万巨资，服装饮食也极其粗劣。居民中，种田的与经商的各占半数。

千 泉

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中有群鹿，多饰铃环，驯狎于人，不甚惊走。可汗爱赏，下命群属，敢加杀害，有诛无赦。故此群鹿得终其寿。

【译文】

从素叶城向西行四百多里，到达千泉。千泉方圆二百多里，南面对着雪山，其它三面都是平地。这里水源丰富，土地肥美润泽，树木茂盛，遍布四野，暮春之月，繁花灿烂若锦绣。蓄泉的池子多达上千处，所以名“千泉”。突厥可汗常到此地避暑。该地有群鹿，多饰有铃铛铁环，与人亲近无碍，已被驯服，不会动辄惊跑。可汗喜欢欣赏它们，所以下令臣民，如果有人胆敢杀害鹿，一定处死不赦。因此，千泉的群鹿，得以终其天年。

咄逻私城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咄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

【译文】

从千泉向西行走一百四五十里，到达咄逻私城。该城方圆八九里，各国商胡杂居于这里。其土产、气候，与素叶城大致相同。

小孤城

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裳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

【译文】

从回鹘私城向南行走十多里，有座小孤城，城里有三百多户居民，本来是中原汉人，以前被突厥掳掠到此，后来便招集本国人，共同占据该城，建房造屋，安居下来。他们的服饰举止与突厥人相同，但语言和礼仪风范，则仍然保留着中原风格。